



讀畫錄序

子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
存或亾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
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
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
亾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据所爲
文付之樵蘇旣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
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
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

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
冥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磅礴極天下賁
侖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
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
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旣已徵事及予復
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
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
也夫先生之噓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
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

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牲拜
手謹題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旣久河
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
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
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
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
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
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
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監劃三寸當千仞之

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與畫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已稻梁之謀也惟品高故寄托自遠學富故揮洒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嵩藝

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祗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展轉模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攜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澆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

言言金
四
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
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
園先生飛颿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
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哀唐宋
諸家手蹟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
重醜之瓌秘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
士有以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
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
一丘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

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
冊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
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
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記相立之因緣或敘作
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不獨山水之神
情躍躍欲現卽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
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
舟旣達酬應遂勞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
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

謂卽先生已成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歎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繖山張遺瑤星拜誤

庚戌之春先大夫旣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不孝浚等復收合梓之維其中尚有未

備然大半皆追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巋然獨存者憶先大夫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頁裝成卷冊每出載以自隨督楮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峰虎阜廣陵瀨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

君家世里第及與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時之地旁及韻言品藻一軼事一雅謔俯仰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於篇久之稍稍成帙其間未及涉筆尚十之六七焉雖生平所極賞譽時時嫿就之者亦或且置姑俟之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粹不成書雜亂紙破硯中故未燼之一炬耳而後等於手跡旣湮之後從敝篋中收拾遺編乃獲登茲一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食思其嗜好彼

何人哉聞之善事先者栝棧小物猶以手澤之存而不忘慎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毋乃啓人遺憾乎曰古之高人畸士姓名不傳於世行事不著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略可想焉則予先大夫之傳盡人也安在不傳盡天下古今之真盡人也耶

時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都延記於梨
莊廬舍青

讀畫錄 卷之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浚編次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
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
媵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
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
書意味澁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
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

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
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極服先生
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
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
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
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
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
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
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

題畫

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
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

為王章甫畫

黃葉陂溪隱

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

瀟湘一段秋

寒江待別圖

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浙

浙上蘼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為寫江干待別圖

題畫與曹允大

黃石堆墻竹掃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

題畫小卷

江上孤

吟欲暮天一舟橫渡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

只好低頭聽杜鵑

題畫與沈子廣

烟中浦漱出復沒霜

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

平沙

題画高孟奕扇

卜築新開水竹扉日斜烟樹望成

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

題陸閒田扇

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

題画蠶紙與張霄函

雪後茅堂

護曉寒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

柳梢雲已耐看

題画與沈子廣

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

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

先

題画與沈子廣

帳掛玄綃烟霧冥簾波轟轟水涵星

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

與沈翠水論繪事因

題所画便面

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

画沈明允扇

秋林

薄處見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均容野

艇空明留與白鷗天

白描梨花

雨香雲淡月霏微薄

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

安妃

小幅與樵逸

山亭放眼入遙天疊疊春沙萬井

烟鬪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

題画霜扇

柯霧樾冒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鈎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

題画褚絹小幅柳淡波寒春事

遲雨晴剛得曬鷓鴣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

岐顛釣絲

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泖上阻風朱涇寫風雨維舟卷

江店酒

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連空篷籠暫掩蕭蕭雨

柳外晴霞一縷紅

乙丑三月三日北土伯遠送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為寫小

景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曠朗不

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

溪山入夢圖卷做大癡

釣罷

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巔不須更怯冬簪

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

生筆墨者讀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

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

亦欣然為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

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

為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

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

閒事孫阿漚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

詩畫金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玄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
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闇公題每歎
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
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
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
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
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
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
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
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澁澁獨看雲峰曳杖尋忽
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
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
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
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

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
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
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
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
先生侯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
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七十三先生手
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

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
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
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
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証道不必學
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
年元徽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榦纖
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
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妻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虞山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邁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

言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盡顧酒錢乏則又急作
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
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
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真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
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諱常
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
座客詢之曰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
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
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嘆了
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
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
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
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
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
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無優伶
室無妾媵旣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詩畫金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
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
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
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卽
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零星未
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柏五七言詩四
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
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
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
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
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
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
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
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浚山老
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
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

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
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
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
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
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
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
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 考叔尊人堯臣亦
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
母殿壁尚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
叔周晬日其尊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
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
曰又一畫工矣柰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夏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
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予爲文字交嘔心爲
舉子業卒不博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菘
苑不得志場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楮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震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

孔數人而已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麻織屨先生佬憊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盡一又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警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芑芻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

心搖始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予常曰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鄒

朱知鄒

朱知鄒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二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子從兄敏求及余

爲同硯友思遠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
諸生工盡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
鑿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
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
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
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
異耶予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
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
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
友人殮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
家子亦能畫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
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
後知己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
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
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
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

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做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卽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

莫逆交余方赴濰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渡江搦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名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

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齷齪顯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挽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

存詩一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蒼曰老蓮人物淡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與三曰北宋閻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倉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酒闌燈地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

予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
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
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
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
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
老自無雷同語耳巳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
章侯爲作寫生圖數十種雄奇凸凹予謂吾黨
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
龍虎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
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
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掀口張目談天下古今
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
持之予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
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卽向櫟園乞冊耳章
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
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

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日香山如老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最得意筆著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滙序而梓之香山去世棗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於瓜疇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介菴沁題曰山溪木性枯於石竹引泉聲冷到

讀畫錄
屏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劬菴念慈題蕭疎岑
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殊王坐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
卽欲置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
用筆蓋惜墨如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峰密樹
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
青畱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古樹能藏寺歷
亂奇峰欲插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胸次得
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歿已
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
多有寒氣宜其貧而歿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画法全撫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
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
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
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
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
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題其後後

問卿歿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卽
暈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
卽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
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悒悒
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此宜乎其画超凡入聖
也先生小幅更難得予所得亦不過數幅張瑤
星題云衣白先生画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
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淡秀屋宇錯落
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

如此李屺瞻題隱溪峭拔簡潔孤秀画家懸腕
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觀先生風
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
平筆墨矜重不輕爲人作画或有偶落數筆爲
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今人悉目疎曠歷
落者爲真蹟謨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
數幀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
一例觀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
白山人去不還却憶題詩東礪老夕陽粉本出

關山末七字虞山題先生画句也虞山晚年號
東澗遺老

祁止祥

祁止祥豸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予
同門文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
得志常自爲新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
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
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畱予家一月至維揚始
返舟中爲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爲數小

頁畱一詩別余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
右画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
奕能圖章以至奕錢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
以名孝廉隱於梅市蓋異人也



